

仲虛至德真經

沖虛至德
真經

四部叢刊子部

上海涵芬樓借畧里
瞿氏鐵琴銅劍樓藏
北宋刊本景印原書
版匡高營造尺六寸
九分寬四寸七分

冲虛至德真經卷第一

列子

張湛處度注

聖人端第一

夫巨細舛錯脩短殊性雖天地之大羣品之衆涉於有生之

一而不變者非陰陽之所終始四時之所遷革

子列子

載子於姓上者首章或

居鄭圃

四十人無識者非與

物接言不與物交不知其

國君卿大夫眎之猶衆庶也

非自隔於物直言

則物莫

國不足年將嫁於衛

弟子曰先生往无反期弟子敢

有所謁先生將何以教先生不聞壺丘子林之言乎

壺丘子林子列子

笑曰壺子何言哉

四時行百物生

雖然夫子嘗語伯昏瞀人吾側聞

之試以告女

伯昏瞀列子之友同學於壺子不言

其言曰有生之形也

生物而不

有化

今存三不化

不生者能生生

能化化

不化者固

生者不能不生化者不能不化

自不得不生不

故常生常化

生常化者无時不生无

時不化

復往理无間也

陰陽爾四時爾

陰陽四時節變化之物而復屬於

而不休萬物化而不息者也不生者疑獨不生之生豈可實而驗哉不化者徃復其際疑其冥一而無始終也

不可終代謝無間形氣轉續其道不終疑獨其道不可窮亦何以知其窮與不窮哉直自疑其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

也黃帝書曰谷神不死古有此書今已不存夫谷虛而宅有亦如莊子之稱環中至虛無物故謂谷神本自无生故曰不死是

謂玄牝老子有此一章王弼注曰无形无影无逆无遠處卑而不可得名故謂之玄牝谷以之成而不見其形此至物也處卑而不可得名故謂之玄牝

玄牝之門是謂天地之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王弼曰門玄牝之所由也本其所由與太極同

體故謂天地之根也欲言存邪不見其形欲言亡邪萬物以生故曰綿綿若存无物不成而不勞也故曰不勤故生物者不生物物

者不化莊子亦有此言向秀注曰吾之生也非吾之所生則生自生耳生生者豈有物哉无物也故不化焉若使生物者亦生物者亦化則與自生自化者物俱化亦奚異於物明夫不生不化者然後能為生化之本也自生自化自

形自色自智自力自消自息皆自爾耳豈有尸而為之者哉謂之生化形色智力消

息者非也若有心於生化形色則豈能官天地而府萬物瞻羣生而不遺乎子列子曰曩者聖人因陰陽

以統天地天地者舉形而言陰陽者明其度數統理夫有形者生於无形謂之生者則不无无之者則不生故有无之

不相生理既然矣則有何由而生忽爾而自生忽爾而自生而不知其所以生不知所以生生則本同於无本同於无而非无也此明有形之自形无形以相形者

也則天地安從生天地无所從生而自然生故曰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此

物之自微至著變化之相因襲也太易者未見氣也易者不窮滯之稱疑寂於太虛之域將何所見即如易繫之大極老氏之渾成

物之自微至著變化之相因襲也太易者未見氣也易者不窮滯之稱疑寂於太虛之域將何所見即如易繫之大極老氏之渾成

太初者氣之始也

陰陽未判即下句所謂渾倫也

太始者形之始也

陰陽既判則品物殊形也

太素

者質之始也

質性也既為物矣則方質剛柔靜躁沈浮各有其性

氣形質具而未相離

此直論氣形質不復

本於後句則自明之也

故曰渾倫渾倫者言萬物相渾倫而未相離也

渾渾然一氣不相離散而三才之

視之不見聽之不聞循之不得故曰易

也易无形畔

不知此下一字老子曰視之不見名曰希而此曰易易亦希簡之

易變而為一

所謂易者窈冥惚恍不可變也

一變而為七七變而為九

九變者究九也

究窮也一變而為七九不以大數者全康陽數領其都會

乃復變而為一者形變之始

也

既涉於有形之域理數相推自一之九九數既終乃復反而

清輕者上為天

濁重者下為地

天地何邪直虛實清濁之自分判者耳此一章全是周易乾鑿度也

沖和氣者為人故天地

含精萬物化生

推此言之則陰陽氣偏交會而氣和氣

子列子曰天地

无全功聖人无全能萬物无全用

全猶備也

故天職生覆地職形載聖

職教化物職所宜

職王也生各有性性各有所宜者也

然則天有所短地有所長聖有

所否物有所通

大體通於一方者造錄塗則闕矣王弼曰形必有所不能商何則生

覆者不能形載形載者不能教化教化者不能違所宜

者不出所位

皆有素分不可逆也

故天地之道非陰則陽聖人之教非仁則義

萬物之宜非柔則剛此皆隨所宜而不能出所位者也

方貞靜躁理不得兼然等形中

事則名分不可相干任理之通方貞未必相乖故二儀之德聖人之道兼育羣生澤周萬物盡其情寧乎貞靜而已則殊塗融通動靜澄一蓋由聖人不逆萬物之性萬物不犯聖人之化凡歸於一方者形分之所屬耳道之所運常冥通而无待故有生者有生者有生者有形者有形者

者有聲者有聲聲者有色者有色色者有味者有味味者

形聲色味皆忽

顯而生不能自生者也夫不能自生則无爲之本无爲之本則无當於一象无餘於一味故能爲形氣之主動必由之者也

生之所生者

死矣而生生者未嘗終形之所形者實矣而形形者未嘗有聲之所

聲者聞矣而聲聲者未嘗發色之所色者彰矣而色色者未嘗顯

味之所味者嘗矣而味味者未嘗呈

夫盡於一形者皆隨代謝而遷革矣故生者必終而生生物者无變

化皆无爲之職也

至无者故能爲萬變之宗主也

能陰能陽能柔能剛能短能長能

貞能方能生能死能暑能源能浮能沈能宮能商能出能沒能立

能黃能甘能苦能羶能香无知也无能也而无不知也而无不能也

知盡則无知能極則无能故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何晏道論曰有之爲有恃无以生事而爲事由无以成夫道之而无語名之而无名視之而无形聽之而无

聲則道之全焉故能昭音響而出氣物包形神而章光影立以之黑素以之白輝以之方規以之貪貪方得形而此无形白黑得名而此无名也

子列

子適衛食於道從者見百歲髑髏攫蓬而拍攫拔也顧謂弟子百豐

曰唯予與彼知而未嘗生未嘗死也俱涉變化之塗則子生而彼死推之至極之域則理既无生亦又无死也

此過養乎此過歡乎歡此過誤之徒非理之實當也種有幾先問變化種數

凡有幾條然若蠅為鵠事見墨子得水為蠃得水上之際則為蠅蠃之衣

衣猶生於陵屯陵屯高潔處也則為陵鳥此隨所生之陵鳥得鬱栖則為鳥足

此合而烏足之根為蟻蟻其葉為胡蝶根本也葉散也言烏足為蟻蟻胡蝶之本其未散化為胡蝶也

蝶胥也胥皆也言物皆化也化而為蟲生竈下其狀若脫其名曰駒掇此一形之內變異者也

駒掇千日千日而死化而為鳥其名曰乾徐骨乾餘骨之沫為斯彌沫猶精華生起

斯彌為食醯醢醢食醯醢醢生乎九猷九猷生乎菰苽苽生乎腐蠃

獸生乎菰苽此皆死而更生之一形者也羊肝化為地臯馬血之

為轉鄰也人血之為野火也此皆一形之鵠之為鸛鸛之為布穀布穀

久復為鵠也燕鳥之為蛤也田鼠之為鴽也朽瓜之為魚也老韭之為

莧也老嫗之為援也羊也魚卵之為蟲此皆自然而變者也豈爰之獸自孕

而生曰類豈音蟬山海經云豈爰之山有獸其狀如狸而有髮其名曰類自為牝牡相生也河澤之鳥視而生曰

鵲此相視而生者也莊子曰白鵲相視眸子不運而風化之也 純雖其名大要青純雄其名釋蜂大青

之類也稱小也此无雌雄而自化上言蟲 思士不妻而感恩女不夫而孕大

經曰有思雌之國思士不妻思女不夫情氣 后稷生乎巨跡傳記云高辛氏之

跡好而履之如有人理感已者遂孕因 伊尹生乎空桑傳記曰伊尹母居伊水

生后稷長而賢乃為堯佐即周祖也 伊尹生乎空桑傳記曰伊尹母居伊水

曰曰水出而東走无顧明日視曰出木告其鄰東走十里而顧其邑盡為水身

因化為空桑有莘氏女子採桑得嬰兒于空桑之中故命之曰伊尹而獻其君

而賢為殷湯相厥昭生乎濕此因蒸醢雞生乎酒此因酸 羊奚比乎

不筍此異類而相親比也 久竹生青寧因於林 青寧生程自從豎至於程皆生生

其變化无常或以形而變或死程生馬馬生人久入於機萬物皆出於

而更生終始相因无窮已也 程生馬馬生人久入於機萬物皆出於

機皆入於機夫生死變化胡可測哉生於此者或死於彼死於彼者或生於

氣之變所適萬形萬形萬化而不化者存歸於不化故謂之機黃帝書曰形

機者羣有之始動之所宗故山无入有散有反无靡不由之也 黃帝書曰形

動不生形而生影聲動不生聲而生響夫有形必有影有聲必有響

豈有相資前後之差哉郭象注莊子論之詳矣而世之談者以形動而影隨聲

出而響應聖人則之以為喻明物動則失本靜則歸根不復曲通影響之義也

无動不生无而生有有之為有恃无以生言生必由无而无不生有此形

必終者也天地終乎與我偕終料巨細計脩短則與我殊 終進乎不知

也進當為盡此書盡字例多作進也聚則成形散則為終此世之所謂終始也然則聚者以形實為始以離散為終散者以虛漠為始以形實為終故迭相

與為終始而理實道終乎本无始進乎本不久久當為有無始故有生

則復於不生有形則復於无形生者反終形者反不生者此不生者先

之於死滅非本不生者也本不生者初无形者此无形亦先有其非本无形

者也本无形者初自无聚无散者也夫生生物者不生有形形物者无刑故能生

之復爾非始終生者理之必終者也終者不得不終亦如生者之不得

不生生者不生而自生故雖生而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而欲恒其生盡其終

感於數也盡精神者天之分骨骸者地之分屬天清而散屬地濁

而聚精神離形各歸其真天分歸天地分故謂之鬼鬼歸也歸其真

宅之黃帝曰精神入其門骨骸反其根我尚何存何生之无形何

之无靈然則心智形骸陰陽之體偏積之一人自生至終大化有四其間

較而四者蓋舉嬰孩也少壯也老耄也死亡也其在嬰孩氣專志一和

之至也物不傷焉德莫加焉老子曰含德之其在少壯則血氣飄溢欲

慮充起物所攻焉德故衰焉處力最之地其在老耄則欲慮柔焉禮

將休焉物莫先焉休息也已无體雖未及嬰孩之全方於少壯間矣

其在死亡也則之於息焉反其極矣孔子遊於大山見榮啓期行乎

邱之野鹿裘帶索鼓琴而歌孔子問曰先生所以樂何也對曰吾樂

甚多天生萬物唯人為貴而吾得為人是一樂也推此而言明人之神氣與衆生不殊所適

者異故形貌不一是以榮啓期深測倚伏之緣洞男女之別男尊女卑故以

男為貴吾既得為男矣是三樂也人之將生男女亦先定分故復喜得男身人生有不見日

月不免襁褓者吾既已行年九十矣是三樂也貧者士之常也死者

人之終也處常得終當何憂哉孔子曰善乎能自寬者也不能都忘憂樂善其

能操理自寬林類年且百歲書傳无聞蓋古之隱者也底春被裘底當拾遺穗於故畦

收刈後田中棄穀掘之也並歌並進孔子適衛望之於野顧謂弟子曰彼叟可與言

者試往訊之子貢請行逆之壠端面之而歎曰先生曾不悔乎而行

歌拾穗林類行不留歌不輟子貢叩之不已乃仰而應曰吾何悔邪

子貢曰先生少不勤行長不競時老無妻子死期將至亦有何樂而

拾穗行歌乎林類笑曰吾之所以為樂人皆有之而反以為憂我所以為

樂者人人皆同但未能力少不勤行長不競時故能壽若此不勤行則無名

利欲二者不存於胸中則老无妻子死期將至故能樂若此所謂樂天

也子貢曰壽者人之情死者人之惡子以死爲樂何也林類曰死之

與生二往一反故死於是者安知不生於彼故吾知其不相若矣吾

又安知營營而求生非惑乎亦又安知吾今之死不愈昔之生乎

果然然彼得之而不盡者也卒然聞林類之言盛以爲已造極矣而夫子

畫理都全耳今方對死於有去彼取此則不得不盡內外之異然所不盡者亦

人羣者豈有盡子貢倦於學告仲尼曰願有所息學者所以未復其初

仲尼曰生无所息勞知慮役支體此生者子貢曰然則賜息无所

乎仲尼曰有焉耳望其墳畢如也宰如也墳如也閭如也則知所息

矣見其墳壤而開知息也子貢曰大哉死乎君子息焉小人伏焉

知命泰然以待終君子之所以息去仲尼曰賜汝知之矣人胥知生之樂

未知生之苦知老之憊未知老之佚知死之惡未知死之自心也

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晏子曰善哉古之有死也生死古今所同而蜀善

使我以老息我以死耳生而惡仁者息焉不仁者伏焉伏焉從肆當無厭足此不仁者之所苦唯死而

後休息死也者德之微也德者得也微者歸古者謂死人為歸人夫言

死人為歸人則生人為行人矣行而不知歸失家者也一人失家一世

非之天下失家莫知非焉此衆寡相傾者也晏子儒墨為家重有人去

鄉土離六親廢家業遊於四方而不歸者何人哉世必謂之為狂

蕩之人矣又有人鍾賢世鍾賢世宜矜巧能脩名譽誇張於世而不

知已者亦何人哉世必以為智謀之士此二者胥失者也此二者雖行

不免於溺喪也而世與一不與一唯聖人知所與知所去以生死為寤寐者與

或謂子列子曰子奚貴虛列子曰虛者无貴也凡貴名之所以生必謂

物今有無兩忘萬冥一故謂之子列子曰非其名也事有實著非假莫如

虛虛既虛矣貴賤之名將何所生子列子曰非其名也名而後得也莫如

靜莫如虛靜也虛也得其居矣取也與也失其所矣夫虛靜之理非

之外求而得之即我之性內安諸已則自然真全矣故物以全心慮之表形骸

者皆由虛靜故得其所安所以敗者皆由動求故失其所處事之破礪而

後有舞仁義者弗能復也當為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乃至虧喪獨殘方

音粥熊曰運轉亡已天地密移疇覺之哉此則莊子舟壘之義孔子曰日夜无隙丘以是徂夫萬物

與化為一體隨化而遷化不覺停物豈守故故向之形生非今形生俯仰之間已涉萬變矣散形朽非一旦頓至而昧者操必化之器託不停之運自謂變化

可逃不故物損於彼者盈於此成於此者虧於彼所謂川竭合虛損

盈成虧隨世隨死此世亦往來相接間不可省疇覺之哉成者方

而已虧矣生者方自謂生濟已死矣凡一氣不頓進一形不頓虧亦不覺其成不覺其

虧皆在冥中而潛化亦如人自世音至至老貌色智態亡日不異皮膚

水髮隨世隨落非嬰孩時有停而不易也形色髮膚有之麤者漸故

緒間不可覺侯至後知杞國有人憂天地崩墜身亡所寄廢寢食者

又有憂彼之所憂者因往曉之彼之所憂者惑矣而復以不惑憂彼之所

也曰天積氣耳亡處亡氣若屈伸呼吸終日在天地中行止奈何憂崩

墜乎夫天之蒼蒼蒼蒼非人默之質則所謂天者豈阻遠而无所其曰天果積

氣日月星宿不當墜邪曉之者曰日月星宿亦積氣中之有光耀者

氣亦何所不勝雖天地之大猶自安於太虛之域泥乃氣氣相擊者也只使墜亦不能有所中傷其人曰奈

地壞何曉者曰地積塊耳充塞四虛亡處亡塊若踏步蹠蹠終日在

地上行止奈何憂其壞其人舍然大喜

合宜作釋此書釋字作舍

曉之者亦舍

然大喜

此二人一以必破爲憂一以必全爲喜此未知所以爲憂喜也而互相慰喻使目解釋固未免於大惑也

長廬子聞而笑

之曰虹蜺也雲霧也風雨也四時也此積氣之成乎天者也山岳也

河海也金石也火木也此積形之成乎地者也知積氣也知積塊也

奚謂不壞

夫濕然未判則天地一氣萬物一形分而爲天地散而爲萬物此蓋離合之殊異形氣之虛實

夫天地空中之

一細物有中之最巨者難終難窮此固然矣難測難識此固然矣憂

其壞者誠爲大遠言其不壞者亦爲未是天地不得不壞則會歸於

壞遇其壞時奚爲不憂哉

此知有始之必終有形之必敗而不識休戚與陰陽升降器質與天地顯微也

子列

子聞而笑曰言天地壞者亦謬言天地不壞者亦謬壞與不壞吾所

不能知也雖然彼一也此一也

彼一謂不壞者也此一謂壞者也若其不壞則與人偕全若其壞也則與人偕亡何爲依

哉故生不知死死不知生來不知去去不知來壞與不壞吾何容

心哉

生之不知死猶死之不知生故當其成也莫知其毀及其毀也亦何知其成此去來之見驗成敗之明微而我皆即之情无彼此何處容其心乎

舜問乎丞曰道可得而有乎

舜欲明羣有比目同於无故舉道以爲發問之端

曰汝身非汝有也

汝何得有夫道

郭象曰夫身者非汝所能有也塊然而自有耳有非所有而况无哉

舜曰吾身非吾有孰

有之哉

據有此身故重發問

曰是天地之委形也

是一氣之偏積者也

生非汝有是天地

之委和也

積和故成生耳

性命非汝有是天地之委順也

積順故有存三耳順象曰若身是汝有則

美惡死生當制之由汝今氣聚而生汝不能禁也氣散而汝汝不能止也順其委結而自成非汝之有也

委蛇也

氣自委結而蟬蛻耳若是汝有則男女老少亦當由汝也

故行不知所往處不知所持食不知

所以皆在自爾中來

天地強陽氣也又胡可得而有邪

天地即復委結中之最大者也今行

處食息皆強陽氣之所運動豈識其所以然強陽猶剛實也非剛實理之至反

之虛和之極則無形无生不死不終則性命何所委賴子孫何所委蛇行處何

所止泊飲食何所因假也

齊之國氏大富宋之向氏大貧自宋之齊請其術國氏告

之曰吾善為盜始吾為盜也二年而給三年而足三年大饗自此以

往施及州閭向氏大喜喻其為盜之言而不喻其為盜之道遂踰垣

數室手目所及亡不探也未及時以贖獲罪沒其先居之財向氏以

國氏之謬已也往而怨之國氏曰若為盜若何向氏言其狀國氏曰

嘻若失為盜之道至此乎今將告若矣吾聞天有時地有利謂春秋有也五呂盈天地之時利雲雨之滂潤山澤之產育以生吾禾殖吾稼築

吾垣建吾倉陸盜禽獸水盜魚鼈亡非盜也夫禾稼土木禽獸魚鼈

皆天之所生豈吾之所有

天尚不能自主豈能生物人尚不能自然

吾盜

天而亡歟

天曰其施我公其心何能而有恐哉

夫金玉珍寶穀帛財貨人之所聚豈天之

所與

天尚不能與與人所能聚此亦明其自能自聚

若盜之而獲罪孰怨哉

人有其財我犯向其私所以致盜向

氏大惑以爲國氏之重罔已也遇東郭先生問焉東郭先生曰若一

身庸非盜乎盜陰陽之和以成若生載若形況外物而非盜哉

若其邪則我身即天地之一物不得私而有之若其无盜邪則外內不得異也

誠然天地萬物不相離也何而有之

皆惑也

夫天地萬物之辭稱萬物天地之別名雖復各私其身理不相離何而有之心之惑也因此而言夫天地委形非我有也飭受色兒孫代實能

已爲惑矣至於其者橫何外物以爲已有乃標名氏以自異倚親族以自固整

章虛以耀物藉名位以動衆封殖財貨樹立權黨終身欣欣莫由自悟故老子

曰吾所以有大患爲吾有身莊子曰百骸六藏吾誰與爲

親領斯言也則方寸與太虛齊空形骸與萬物俱有也

國氏之盜公道也故

亡殃若之盜私心也故得罪

公者對私之名无私則公名滅矣今以犯天者爲公犯人者爲私於理未至有公私

者亦盜也

耳未爲非盜耳

二公私者亦盜也

復欲遣之非能即而无心者也

公私私天地之德

愛吝天地之間生身耳事无公私私理无愛吝者也是

知天地之

德者孰爲盜邪孰爲不盜邪

天地之德何邪自然而已自然而已何所屈其公私之名公私之名既廢盜與不盜理无差也

列子冲虚至德真經卷第